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兩花香 第三□二種 一文碑 傅府尊

事有最可恨者。莫如唆盜攀良。要知小民一奉拘拿，雖審無干涉，已受無限苦累。為官者，先除此弊，民享安樂之福，此德不小。

予曾著官念珠一帙，各載審姦情之法。大約姦情雖審出真確，亦當代為掩飾，則保全名節多矣。每有一等官府，喜審姦情，以當笑談，任意詆譭。殊不知敗壞男女聲名，離間夫婦和好，喪德不小。嘗有婦女犯姦，經衙門拘審，人眾擠看，唾罵羞辱，多有改過自新者。看傅公之審斷，則得此中妙法矣。

看刮皮之事，恨不眾食其肉。看傅公之事，又恨不逐日焚香禮拜。一喜一怒，人情原不昧也。

揚州府傅府尊諱澤洪，清正才能，善政甚多。我略說一、二件，便知其餘。曾拿獲一起大盜，那盜首供，攀西鄉里吳某是窩家，坐地分贓，打劫某某財物，都堆在他家，只求拿來對質，傅公問明年貌、住處，當有捕快跪上堂稟，發簽拘審。傅公道：「堂上如此明供，此係大窩家，倘再差役往拿，必然走風逃脫。本府自另密拿，且將盜收禁。」

遲了幾日坐堂，將盜提出近座前，即呼皂頭到宅門耳房內，將吳窩家鎖出來面審。那盜堅攀吳某：「如何酒飯請小的，某某財物現堆在你家，你還亂賴？」這窩家稟道：「小的是本分鄉民，從不敢絲毫為非，並不曾與你往來。你何曾有財物寄放小的家裡，平空陷害小的？」兩人爭論多時。

傅公向盜笑道：「你這喪心的死囚！此人是本府衙裡的家僕，因攀西鄉吳某，本府隨著內親密到彼處細訪，彼乃本分長厚好人。只為財富，並非窩家。」因將盜夾問：「是誰唆攀？」那盜方纔供出：「某捕快叫小的如此堅攀的。」隨將捕役重責四□板，枷號兩月。如此明斷，在西鄉吳家，安穩過日，尚不知道。

彼時，南門內有親夫拿獲姦夫淫婦，齊帶至府前。衙門外看的人，擁擠不開，填滿街路。傅公先叫姦夫問，供：「並沒姦情，明明誣賴。」傅公叫婦人問：「如何通姦？」看婦人甚有顏色。婦供：「並無姦情，如何冤枉假誣。」

說完，傅公叫其夫，吩咐道：「這姦情方纔細審，並不真確。這樣一個好端正婦人，豈肯做這無恥的事？都是旁人借奸謀害。你即把婦領去，照舊夫妻和好，切莫聽信壞人唆弄。」看的眾人，都不喜不眼。

只見傅叫姦夫上堂，說：「你姦情事，毫無影響。」姦夫連連叩頭，呼：「青天如神。」傅公又道：「本府訪聞你在地方上做『刮棍』，慣會揜詐害人，因重責三□板，枷號示眾。」枷封朱標「刮棍」。如此事情甚多。

蒞任五年。因公罪誤，解任那日，人山人海，多有痛哭攀留。內有西鄉吳某，同拿奸的丈夫，為首高喊道：「這樣好官，我們百姓每人一文錢，起造『去思碑』，少報天恩。」因將廟中化佈施的錢櫃，擡在府前。

不兩個時候，錢積滿櫃，因連夜造兩碑。左邊是「官銜碑」，右是「恩流百世善政碑」，都在府大門外。未幾，升做淮揚道，聞目今又升，天之榮報多矣。